

漫说长征

历史寒冬

血色誓言

村口银杏树下，敌人举枪逼问。何大妈挺身护住红军伤员余占海，以血明志，震慑敌胆。

临终嘱托

1989年冬，何大妈临终前拉着曾外孙女何桂英的手，留下遗言：“记住，咱家的根扎在红军树下，魂系在红旗上。”

血脉在接力

如今，何桂英在银杏树下为学生们讲述红二十五军长征和曾外祖母何大妈救助红军伤员的故事。

大山换新颜

何家冲从贫困村山村蝶变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民宿、稻田、小火车、电商直播……红色遗址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

何大妈和她的「新长征」

信阳日报社 信阳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一碗豆花半生暖

陶润生

在江南乡间，豆花是最朴素的市井滋味，清淡温润，寻常不过。于我而言，这一碗嫩滑豆香，却深藏岁月温情，连老丈人半生勤恳的手艺，藏着我年少光阴里最踏实、最绵长的暖意。

老丈人一生以手工做豆腐为业，守一方小小豆腐坊，伴一盘老石磨、一瓢卤水，晨昏不辍，凭一身辛劳手艺，稳稳撑起一家人的烟火生计。彼时，我在邻村学校任教，每日放学后，总习惯性奔赴那间热气氤氲的豆腐坊，帮着老人打下手，看一粒平凡黄豆，历经数道工序，蜕变成白嫩豆腐、薄切百叶，也凝成一碗温润纯粹的豆花。

做豆腐、点豆花，从来都是辛苦营生。第一步是备料选豆。隔十多天，老丈人便会嘱托我，骑车去往三里桥市集采买黄豆。老式自行车的后座捆扎两只粗麻布袋，满载饱满黄豆，往返于十余里乡间土路。沉甸甸的重物压得车身微微晃动，车把发飘，骑行步步费力。每一次往返，皆是一身薄汗，也让我早早懂得，寻常饮食的背后，从来皆是不易。市集选豆，必要精挑细选，择颗粒圆润、干爽饱满、无虫无瘪的优质黄豆，称重装袋，小心运回作坊。归家后的黄豆，反复淘洗数遍，去除杂质尘屑，清水浸泡整

夜，待豆粒吸足水分、鼓胀圆润，方才具备上磨碾浆的条件。

最耗气力的，便是推磨碾浆。沉沉老石磨，是作坊里最忠实的老伙计，经年累月，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将泡好的黄豆缓缓填入磨眼，手扶厚重磨柄，俯身发力，一圈圈缓缓推转。石磨隆隆作响，声声沉缓悠长，乳白色的醇厚豆浆顺着磨盘缝隙细细渗出，绵绵流淌，尽数汇入木桶之中。几番轮转下来，手臂酸胀发麻，腰背僵直酸痛，寥寥数圈便让人气喘吁吁。从前只知豆花清甜可口，亲身劳作之后，方才深知，这方寸豆腐坊里，藏着数不尽的汗水与坚持。

碾好的豆浆入大铁锅明火熬煮，柴火熊熊，热气升腾，需手持长勺不停搅拌，防止锅底糊结、浆液变质。待豆浆彻底沸腾、豆香浓郁，便是做豆腐最关键的一步——卤水点化。配比恰到好处卤水缓缓淋入锅中，轻柔搅动翻滚的浆液。方才沸腾躁动的豆浆，便慢慢沉静，缓缓凝结，化作一池洁白如玉、柔嫩颤动的豆花。初见成品的豆花，质地绵软通透、肌理细腻，袅袅热气裹挟着纯粹醇厚的原生豆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若做豆腐与百叶，便将鲜嫩豆花舀入铺好纯棉纱布的木质模具中，盖上压板，循序渐进压制出多余汁水。压控时长把控着食材的



口感，豆腐软硬适中，百叶薄韧紧实，全凭多年经验拿捏分寸，分毫不能马虎。四时晨昏，寒来暑往，老丈人日日早起晚睡，烟火不息、石磨不停，默默坚守着这门辛苦的老式手艺。

劳作之余，一碗新鲜豆花便是最好的慰藉。无须繁复佐料，少许细盐、几滴酱油、半勺醇香麻油，简单调味，便是人间至味。嫩豆花入口即化、清润回甘，纯粹的豆香在唇齿间缓缓弥散。我坐在作坊老旧的长条凳上，捧着粗瓷小碗，趁热慢食，一身劳作的疲惫，皆被这温润滋味尽数抚平。

时光辗转，岁月更迭。如今三里桥市集旧貌换新，老式石磨作坊渐渐绝迹，纯手工制豆腐的手艺，也慢慢淡出乡野烟火。市井售卖的豆花虽花样繁多、精致美观，可我尝遍万千，再也寻不到当年那一口纯粹质朴、裹着烟火气息的老味道。

一磨卤水香，一碗豆花暖。平凡黄豆，经风尘跋涉、石磨碾磨、卤水点化，方成温润佳肴。这一碗朴实无华的豆花，暖的是冬日晨昏的寒凉，记的是长辈勤恳坚守的匠心，藏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贤岭阅读

也许，医生与作家，本该是同根而生的双生花。一个望闻问切，一个咬文嚼字；一个直面血肉之躯的苦痛，一个俯察灵魂深处的幽微。说到底，都是在人间疾苦里开处方，只不过一张开在诊室，一张写在纸上。

1957年生于浙江的陈孝连，曾在天台县人民医院做了半辈子临床医生。因病退职后，他放下了握惯的手术刀，转而拾起了那支轻巧却沉甸甸的笔。从《不灭的天台烽火》到《幽谷香兰》，铺笺下笔，蘸墨成章，他竟把自己重新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

兰花生于深谷，不声不响，不管不顾——有没有人路过，有没有风传颂，它们年年照旧抽蕊吐芳，清寂里自持，孤绝中自足。这份姿态，恰与天台山的风骨如出一辙：静默千年，不争不扰，却自有巍然气象。天台山水，钟灵毓秀，自东晋以来，名士如星子散落山间，文脉如溪流蜿蜒不息，汇入更远的江河。

陈孝连自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山间的雾霭与晨昏，倾听着始丰溪的浅唱与低吟。他把这部作品命名为《幽谷香兰》，既是向故土递交一份饱含深情的答卷，更是对自己后半生最贴切的隐喻——即便退居一隅，隐于幽僻，仍要暗香浮动，不肯辜负岁月。医院诊室里的守护是无声的，书房案头的写作亦是同样沉静的修行：一个治愈肉体，一个修补灵魂，两者殊途，却同归于“济世”二字。

当医生拿起了笔，文字便自然而然地有了体温。玉兰、香兰、清兰、风兰、蕙兰、宛兰、墨兰、绿兰、芝兰——他把自己心间这一簇簇兰香，一一种在了天台山的大山深处、幽谷之中。每一朵都是一段人生，每一瓣都有一则故事，读来如入兰围，满纸清芬。

天台山之于陈孝连，不只是故土，更是他精神上的坐标。山间云雾如何缠绕古寺的飞檐翘角，始丰溪水如何在黄昏里碎成万片跃动的金光，袅袅炊烟如何从村庄的黛瓦屋顶上缓缓升起——这些景致，总在他笔下反复出现，却又从不雷同。地域写作，从来不是一草一木的工笔描摹，而是借着那一小块熟悉的土壤、那一方山水，掘出足以贯通天地的旷世宝藏。陈孝连做到了，他让天台的山水不只是山水，而成了人心深处的回响。

书中郑香兰的人生，更让我们看到了勤劳、善良、智慧的天台人那股敢闯敢干的精气神，也让我们透过一个普通女子的命运起伏，望见了浙江农村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一方水土的时代侧影。

兰花之美，美在它只于幽僻处吐息，不在热闹中争艳；美在它耐得住寂寞，也受得起孤独。兰花自有兰花的命数，它低垂着花瓣，不招摇，不催促，只是静静地等——等那些适时路过的读者，在某个恰好的瞬间，俯身一嗅，便再也忘不掉这缕清幽。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陈孝连先生的《幽谷香兰》，自会凭那一脉真香，跻身热销榜单之上。到那时，满城争说天台事，一册幽兰沁人心。这便是一个医者之笔，最好的归处。

看天台风景 闻幽兰之香

——读陈孝连《幽谷香兰》

罗勇

代代相传的新长征

红领巾飘扬，孩子们沿着“初心路”阔步前行。朝阳升起，长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